

小雪佳音

那年小雪讀幼稚園，有一天我去接放學，張老師對我說：「我建議妳帶小雪去檢查。每天我們响鐘召集吃飯，全部人去了，只有小雪呆立原地。」我明知當時小雪兩歲了，還未懂得說話，但仍然說：「我們叫小雪時，會回應的啊。」張老師說：「那是因為小雪見到你們的手勢，相信我，我也有個失聰的兒子。」

我帶小雪到廣州的醫院，完成聽力測驗後，醫生冷漠地說：「深度失聰，大約開大炮才聽得到，妳的女兒可以說是全聾的。」

火車站內，我看著黑沉沉的鐵路，剎那間確定了女兒的不幸，使我意志消沉。想到小雪一生生活在無聲的世界，將來怎樣謀生，怎樣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生存呢？火車駛至，我心裏想：「不如早點結束這痛苦的旅程吧。」突然有點衝動，想着抱著女兒跳下路軌；但轉念一想，我怎能那麼自私，拋下關心我的父母和愛我的丈夫呢？我媽媽缺了三隻手指，仍能以一雙手，堅強地把我們拉扯大，為甚麼我不能學得堅強些？

我嘗試找名醫為小雪針灸，但那一絲希望也旋即破滅。那段時間我每夜都哭，人也消瘦枯槁，幸好還有家人的支持。我一直以為失聰是絕症，幸好大半年後，威爾斯醫院為小雪植入人工耳蝸，當耳機將聲音傳達到小雪的人工耳蝸時，小雪哭了起來，我卻燃起了希望，因為我知道小雪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聲音了。小雪卻很不習慣那耳機，我們又哄又罵，還要經常加以監視，小雪才不會扯走它。

每朝太陽剛升起，我便要抱著小雪，揹著大包小包，還要花個多小時車程，趕去訓練中心接受語言訓練。訓練中心的導師不但單對單的教小雪，還教懂我回到家裏怎樣和小雪練習發音。不久轉到威爾斯醫院接受訓練。由於小雪聽到的聲音跟我們有點不同，說話的發音自然跟人有異。可以想像，要一個小孩憑空去改變自以為正確的說話方式，有多嘔心瀝血。有時遇上困難的地方，我們試了多次還未能掌握，兩人又發脾氣又想放棄。導師們不獨耐心教導，還開解安慰；尤其幸運的，一群同病相憐的家長，也鼓勵我，還從書本上抄下勵志的句子送給我，因此小雪學得很快，未幾便能重回主流學校，僅比一般孩子遲了一年起步。

小學的老師卻沒有那麼細心，雖然讓小雪坐在前排，也利用教育局提供的器材，將說話直接傳到小雪的耳機；但就很少鼓勵和關心學生。由於跟常人有點不同，小雪被一些頑皮的同學取笑，起別號。有一天我看見小雪的手心有一點黑印，追問下才知道是被同學用鉛筆刺的，老師竟然沒跟我說。我很擔心，弱聽的孩子因為溝通上的困難，社交的能力本來就差，我怕小雪會封閉自己。

幸好小雪在童軍和英語班都交了些朋友，有一次園藝班收成，摘了些菜回家，晚上一邊吃，一邊暢談和朋友一起種植的趣事。

我覺得小雪的人際關係沒問題了，便嚴厲地督促小雪的功課，小雪的成績不錯，英文成績優良，默書經常拿滿分；但就經常抱怨辛苦，哀求我：「都溫完了，讓我休息一會吧。」這個時候很多小孩子都在看電視了，我卻堅持：「妳有一點不及人的地方，就要在別的地方比人優勝十倍。」我又這樣誘導：「妳的志願不是當牙醫或CEO嗎？多讀書才可以增長知識。」我當時想，讀好書，將來才能有精彩的人生。

小雪如願考入一間第一組別的英文中學，正當我準備加緊催逼小雪的學業時，我看到了一段新聞報導：一名同樣患有弱聽的女大學生自殺。我呆了半晌，難道我著緊小雪的功課，竟是錯了麼？

我終於醒悟到學業雖然重要，但不能保證一帆風順，因為將來的未知數太多；倒不如培養良好的性格、正確的人生觀才能受用一生，於是我鼓勵小雪多接觸四周的人和事。

這間中學施行融合教育，小雪結識了幾位好同學，時常一起放學，回到家，還經常通電話。只要完成了功課和溫習完畢，又不是談得太久，我通常不會禁止。有一次上茶樓，小雪先到，竟然和鄰桌的一對老夫婦談得很投契。老先生說得慢而響亮，很明顯小雪依我吩咐，事先說明自己聽力不好，讓人家能夠作出配合。老先生說曾留學日本，小雪便答他：「我也懂得說‘奸巴爹’。」老先生哈哈大笑。我坐下來，也一起聊。小雪說話的聲調和別人有點不同，但人人都喜歡和小雪聊天，因為小雪開朗活潑。有一次大陸的朋友來探我，我湊巧沒空，便索性讓小雪帶他們去遊玩，結果朋友

們對這位小導遊讚不絕口，還相約下次再一起玩。

我經常和小雪去看戲劇、音樂會等表演，有時間便與小雪聊天，透過擴闊視野和生活圈子，小雪更能面對並克服身體上的不足，雖然要揸著耳機，也當成是上天的考驗，還說：「起碼我不必單靠手語跟人溝通。」從前給小雪改別號的女同學，冤家路窄，跟小雪同校。小雪叫我放心：「不要緊，我還有很多好朋友。」從小雪的表現，我知道小雪不會效法那女大學生，做出傻事；更可以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。

以前語言中心認識的朋友，還經常聯絡，不久前一起參加中心舉辦的聯歡晚會，十分熱鬧，他們稱讚小雪：「看妳的女兒多活潑，好像穿花蝴蝶。」是的，我很滿意這個女兒，手牽手努力了十多年，小雪能夠過著正常的生活，更帶給我意料之外的獎賞：母女倆變得更親密。我偶然遲歸，便會收到小雪說掛念我的便條，結尾總寫有：「我愛妳」。去年中秋，我只是說了一句：「今年沒有人傳電郵給我們。」誰知沒一會，手機便响起，原來小雪和爸爸不知何時溜到街上，傳來短訊：「媽媽，祝中秋節快樂。女兒上。」。實在難以想像，自己曾因小雪的缺憾，萌起輕生之念。

席間遇到一位新的病童及家長，那位家長說：「唉，現在連巴富街的中心也關閉了。別說單對單訓練，導師根本不教我的兒子，而是教我，叫我回家教他。為甚麼我那麼倒楣，生了個這樣的兒子！」

我看著家長沮喪的表情，不由得想起當年的自己。我對他說：「我們一面向政府爭取，一方面互相幫助吧。最重要是別放棄，否則他將來的路豈不是更難行嗎？如果連我們也不接受他、愛他，那麼，誰來愛他呢？」

【完】